

吳忠信入藏始末

刁抱石

「怒庵禮佛圖」的原委

「怒庵禮佛圖」係吳忠信（禮卿）先生手卷之一，民國四十八年春，西藏抗暴風起雲湧之際，國立歷史博物館曾舉辦「西藏文物特展」，這幅長卷即列為重要展品，甚受國人重視。其墨妙滿幅，不及一一紀錄。羅良鑑（倍子）先生敘其作圖緣起云：「余與禮卿先生僑寓吳門，衡宇相望，其園之西，有樓兩楹，顏曰『怒庵』，為晨夕禮佛之所，前歲因寇亂離蘇，邇後於渝重聚，君

適由大吉嶺來此，因得把晤，並出此圖示之，字即泰戈爾先生所手題。二十九年五月。緣吳禮卿先生以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入藏主持第十四輩達賴坐床大典，隨行者凡十有八人，上述羅曹周三位先生係隨行之高級人員，參加坐床大典。今除周先生外，無第二人在此間矣。

入藏詩篇計十三首

吳禮卿先生曾以其詩交給筆者，在詩箋上題着「抱石老弟禮卿」數字，下蓋圖章，文曰「吳忠信印」。

禮丈所作之詩，共十三首，都是七絕，具有歷史價值。頭四首皆係二十八年間赴西藏所作，其一，題為「入藏途中抱病」，詩云：

西藏高原氣候寒，長途抱病苦登攀。
此行本具安邊策，生死從來付等閒。

此是越喜馬拉雅山，行經帕里，抱病之句。帕里為亞東至江孜之要塞，海拔一四七五〇英尺，空氣稀薄，又值隆冬極寒，加以水污不宜衛生，故隨行人員到此均感不適，而禮丈氣喘腹瀉，病尤甚焉。原詩之「策」字，聽說打算改為「志」字。其二，題為「去藏東歸」，詩云：

「此來圓滿東歸去，全藏人民信佛深。
遍野荒山無一物，有心有願作甘霖。」

禮丈在藏主持第十四輩達賴坐床大典，皆大歡喜；良以禮丈念佛因緣，精研內典，故於任務完成，東返陪都，猶悲憫眾生，特發宏願。其三、題為「重過喜馬拉雅山」，詩云：「世界高峯喜馬拉，征人過此苦辛嘗。原來都是中華地，寄語同胞莫善忘。」語重心長，發人深省。禮丈時常和筆者談起手卷和詩來，他說：「我的三幅手卷，曹縵衛幫了我的忙，我很感激。」又說：「曹縵衛認為我的詩，別人沒有辦法和。」

自渝出發經印入藏

「記達賴坐床」係筆者有感於西藏抗暴而作的短文，曾載四十八年四月九日中央日報副刊，禮丈閱報頗為欣賞，親手把它剪下，這份剪報，嗣由筆者留念，原文如左：

西藏，這佛教的聖地，中國的邊疆，世界的高原，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地方。

達賴坐床（就職）為西藏政教上最重要之事。十四世達賴坐床，係由吳禮卿忠信先生主持。當時正值對日抗戰期間，國民政府特派大員入藏，此行直接使得中央對藏關係適時調整，更趨密切，間接有助於今日藏胞堅決地反共，勇敢地抗暴！

忱心末劫，益契淨緣，輒作怒庵禮佛圖，以寄所願。古德云，眾生無盡，願力亦無盡，怒庵具有弘願，自度度人，其所以利益眾生者，即以此圖為左券可也。「曹經沉（縵衛）先生題云：「世之為佛圖者蓋夥矣，求其信願兼至者，恆不數觀，禮卿先生自其壯歲解甲，歸隱吳門，即篤信內典，覃研有日，復以悲憫眾生，特發宏願，此圖寫成不數月，果有西藏之行，儼所謂佛力加被者耶。卷前橫額為今國府主席林公子超所題，以七三老人親為揮翰，彌可寶也，因併記之。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月。周昆田（彥龍）先生於印度詩人泰戈爾簽字之後識曰：「吳委員長由藏東歸，道經噶林堡時，印度詩人泰戈爾先生年方八十，



民國二十九年春西藏攝政王(代理藏王)代表達賴喇嘛(職權)熱振呼圖克圖(左右)正蒙藏委員會委員吳忠信(坐左)之情景。

禮卿先生曾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達八年之久，造成治邊的黃金時代。現在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轉世及坐床，乃是在他任內的一件大事，亦是民國以來的創舉。藏方對吳氏親身前往，始則敬謹接受，繼則隆重歡迎。入藏，係取道緬甸，固以其較青康滇三途為便利，且有外在的因素。此行除行轅人員外，不帶一兵一卒，不攜一彈，蓋所以信任藏人，示誠於藏人。藏人最重禮節，初次見面，必帶禮品，此次吳委員長代表中央前往，禮物亦準備得非常充分。

吳氏於民國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由渝出發，當日飛抵香港。當他未出發前，已有先遣專員經由西康兼程入藏，其餘人員均取海道，至緬甸仰光集齊。在入藏途中，緬印及英國人士，對吳氏歡迎備至，迭有往還，維時風雪載途，行旅困難，自亞東至江孜之一段行程，懸崖峭壁，尤為險峻，然而行行復行行，終於越過喜馬拉雅山，履險如夷。按西藏實行烏拉制度，其所謂烏拉，包含人畜兩種，人則供服役，畜則任運輸的騾馬。照一般時價，烏拉每日每頭藏銀四錢（以法定匯價計約合國幣七分半），人不給資。吳氏以此次入藏，乃宣揚中央德意，遂照騾馬每日每頭給價藏銀二兩，人每日每名給資印幣盧比一元，以示體卹。沿途受藏方迎護之殷，接待之勤，為前所未有，蓋久不見中央有大員蒞此，今見吳委員長肯來主持達賴坐床，證明中央愛護西藏，如大旱之見雲霓，感額手相慶，歡欣鼓舞。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十五日，吳委員長及其行轅一行十餘人，安抵拉薩，其歡迎儀式之隆重，接待之週到，晉謁的虔誠，非筆墨所能形容。其所預備之行館，宅名色與額。

會晤靈兒坐床典禮

在達賴坐床之前，吳委員長約定一月三十一日上午十一時，與靈兒晤面。靈兒尚待坐床，照例住於拉薩郊外之羅布嶺崗（即寶貝林之意）屆時前往，由顧加總堪布導至小花亭中，靈兒已先在，互換哈達後，吳委員長提出各項問題，靈兒皆能含笑作答，言語舉止均極沉着，其聰明程度，絕非尋常五歲幼兒所可比擬，靈兒能通漢語，對漢人不勝其親切依戀。談約十餘分鐘，在亭前合攝一影，以資紀念，並贈以禮品數事。嗣又往訪其父母，彼等皆久習漢化，內嚮之情，至為殷

舉。坐床典禮，於二月二十二日上午五時，在拉薩布達拉宮舉行，其於中央主權最有關係，則為座位問題，經協調結果，依前藏大臣舊例，請吳委員長與達賴面南而坐，座位問題既已解決，其他各節遂按舊例及宗教儀式辦理。

坐床典禮場面隆重盛大，首由熱振起向達賴行三叩首禮，三位葛倫繼之，熱振立殿之中央，對達賴誦經，並宣讀疏文，隨有堪布一人持錦製丁鋼多爾濟一幅，掛達賴座上，寓長壽不變之意，另一堪布以宗喀巴僧帽（尖頂黃色）加諸其頂，此即如歐洲帝王之加冕，嗣熱振率各活佛向之獻哈達及五供。吳委員長及隨行各員亦即進哈達致賀。再次由司倫葛倫及大小僧俗官吏魚貫而前，敬獻哈達，亦間有獻五供者，因人數衆多，約一小時始畢。旋有辯經師二人，在殿柱兩側，互相問難。嗣有幼童二十餘人入場，表演民族舞蹈，繼之則有進茶、進飯節目。最後乃殿以競取麵餅一幕，象徵吉祥。禮成，達賴及賓衆退去，皆大歡喜，時已九時三十分，計歷四小時。典禮舉行後，中央各方紛紛電賀，達賴亦分別復謝。熱振暨噶廈等並電呈林主席、蔣委員長致敬。

緣吳委員長到藏後，予藏胞以物質的優遇，精神上的感召，例如：分贈禮品，布施寺廟，施診施藥，宣慰僧俗官吏及人民，冊封熱振及給噶倫勛章，勸導安欽擁護中央，及其他種種布署，接觸，在溝通感情上，增進瞭解上，改變觀念上，都起了很大的作用。餘如對西藏史地、宗教、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、軍事，以及對外關係，亦曾實地考察，其謀國之精誠，籌略之深遠，

於此可以見之。在藏任務完畢，吳委員長遂於四月十四日離藏東歸。入藏主持達賴坐床大典一事，遂告結束。

入藏經費報銷經過

在禮卿先生日記中，有關入藏經費的請撥，及經費問題獲致解決的經過。禮丈並曾以「入藏經費報銷」之件交給筆者，以備整理日記之需，借整理日記原計劃未能實現，不無遺憾。現在，將出自禮老親手用鋼筆寫的這段文字，摘錄如左：

「入藏經費報銷已編送審計部，是出藏一事至此可謂正式結束，稽延數月之案，清于一朝，內心愉快。回憶入藏之前，關於經費方面，為免事後糾紛起見，當時力請政府先核定一總數，並准一部開支機密費，幾經周折，當由國防最高委員會決議：略以吳委員長此次以政府主官兼藏事務之長官親身入藏，任務重大，體制宜崇，以海陸兼程旅費自應寬籌。行政院決議：以黃前專使奉使入藏事在二十三年，所需尚達四十萬元，茲當物價高漲之際，擬從寬酌定國幣五十萬元，又英金兩萬鎊，並准其以一部份開支機密費專案密報等語，數尚允當，應准通過。而機密報銷手續復經函准逕向總裁密報。行前關於經費問題，于此遂圓滿解決。

「經費之報銷密部，已造冊呈奉總裁電轉審計部准予核銷，並抄附原電稿內開『查此種用費多屬因應機宜，贈送賞賜為主，自難切合審計程序，業經准向本委員長直接報銷』云云。按此項機密費為政治運用性質之贈送賞賜，未便公開列報者，今由總裁直接核准，于此可見總裁對此項費

用性質之了解也。經費之結餘計英金二千四百餘鎊，法幣七萬餘元，均已照繳國庫。繳前頗有友人主張以此行之收穫，及往返之辛勤，認為不追加經費已屬難能，結餘儘可開支者。惟余一生磊落光明，而對金錢尤為清百，自當本此一貫作風，使我心安理得耳。」

四十年前往事如烟

民國三十年秋，由周昆田吾師介紹，筆者進入蒙藏委員會在祕書室工作，當時適值吳委員長入藏返會不久，祕書室同仁何鴻池、蔣長春都做過入藏隨員，而可得聞見西藏風物產，獲致深刻印象，自從跟吳委員長做事，惟公是務，亦重感情，獲益良多。迨東遷來臺，復追隨周彥公之後，隨侍禮丈左右，渥承教誨，深蒙器許，情誼更加親切。茲者，中外雜誌連載周昆田先生「四十年前西藏行」鴻文，厥為第一手資料，不作第二人想，其在邊政文獻史實上，極具價值，筆者於拜讀後，爰就所知簡略記述，以供中外雜誌補白之用。筆者此刻正念念不忘：第十四輩達賴喇嘛坐床大典於民國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舉行，今年為四十週年。吳禮卿先生於民國四十八年二月十六日逝世，今年已逾二十週年。歲月駸駸，人事悠悠，撫時憶舊，感慨系之。

編者按：本年八、九月號「時代文摘」月刊登載之「西藏達賴喇嘛的回憶錄」內中對達賴靈童之尋獲以及坐床經過有較詳細之記載可供讀者參閱。「時代文摘」零售每冊台幣伍拾元訂閱全年伍佰元，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代售代訂，歡迎讀者賜顧。